



“飞飞,这次我走后,你千万不要再绝食了”



“我好喜欢你给我梳被毛,我会怀念你的”



“亲爱的战友,我也舍不得你啊,我会回来再看你的”

# 别了,无言的战友

这是一群特殊的士兵,他们每天和犬做伴,和这些“无言的战友”一起履行着卫士的忠诚;这是一批特殊的狼犬,它们担负着追踪、警戒、巡逻、防暴等战斗任务,和它们的主人一起,维护着社会的安全、稳定。这就是武警安徽省总队直属支队警犬班。又是一年退伍时,让我们走近警犬班的退伍士兵,用镜头记下他们和它们之间“无言的告别”。

李文化 记者 李皖婷/文 倪路/图

## 1 我开心的时候,你也会开心吗

今年20岁的陈龙德来自福建漳平,“虽然我从4月份才开始带犬,但我对‘欢欢’的感情丝毫不逊于别人。”“欢欢”是陈龙德的警犬,今年也已经3岁了。

“刚开始,我闲下来的时候就坐在犬舍外面,把自己的心事说给它听。”陈龙德说,不久,“欢欢”就“赖”上了他,“谁都带不走,只跟我亲。”

“我开心的时候会带着它跑来跑去,它就好像感染了我的开心一样;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坐在草地上,把自己的难过说给它听。”陈龙德说,每当看到“欢欢”静静倾听的样子,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

## 2 这次我走了,你不要再绝食了

冯先龙的爱犬叫“飞飞”,今年已经5岁多了。冯先龙告诉记者,“飞飞”是在2岁的时候从广州警犬训练基地接回来的。“从它第一次踏上安徽的土地,我们就几乎24小时都在一起。”

“我和‘飞飞’的关系,与其说是朋友,不如说是恋人。”冯先龙说,“飞飞”特

别依恋他,“去年6月份,我回家探亲,‘飞飞’见不到我,居然开始绝食。一连几天,‘飞飞’一口东西都不吃,只要从犬舍里出来就到处找我,别人怎么喊也喊不回来。后来没办法,我就让战友把兔笼打开,在电话里对它说话,它好像听懂了一样,对着电话冲我叫。”

“我探亲归队的时候,‘飞飞’一见到我,激动地围着我转,还拼命摇尾巴。”说到这里,冯先龙的嘴唇有些颤抖,他把头扭向窗外,记者依稀看到他眼里闪烁的泪光。冯先龙知道,这次告别,就没有“再见”了。

## 3 战友,让我再为你梳一次被毛

警犬班的班长闫振涛告诉记者,由于警犬班担负着重大活动的安保、搜爆等任务,这些警犬也个个是战功赫赫的“荣誉军人”。“‘飞飞’是我们班上有名的搜爆能手,参与过四体会的防暴工作和合肥火车站的执勤工作。平时在训练时放下的爆炸物,它每次都能很快找到。”

闫振涛1997年入伍,也是支队的一名老兵了,他说自己就是因为舍不得离开这些可爱的警犬,才一次又一次留了下来,“我们班上8个战士,有7个是士官,都是因为舍不得走。”闫振涛说,虽然他今年没有选择退伍,但总有一天,他也会离开警犬班,“现在也不想这么多,能多陪它们一天也是快乐的。”

夕阳下,玩累了“飞飞”坐在冯先龙身旁,安静地让他梳理被毛,冯先龙的动作很慢,他说希望自己能跟“飞飞”待得久一点,再久一点。冯先龙告诉记者,知道要走的这几天,他让战友给自己和“飞飞”拍了很多照片,“希望以后看着这些照片,可以想起这些和它在一起的日子。”

# “我们这辈子是不会离开鸟岛了” 父子义务守护“鸟岛”30年

星报讯(记者 俞宝强) 1993年,父亲去世,他开始正式接手“掌管”父亲一辈子的心血。几十年如一日的义务植树绿化、看鸟护鸟,将一个原本荒芜的河渚变成了“鸟的天堂”。今年66岁的陆凤奎,是长丰县杜集乡一位朴素的农民,护鸟爱鸟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## 约定:附近村民禁止任何人到此狩猎

23日上午11点,记者来到沛河“鸟岛”,看到了这位传说中的“岛主”。

即使是冬季,但记者走进“鸟岛”,还是能看到不少鸟在此留宿。密密麻麻的树林间有无数鸟窝,不时还有几只鸟儿欢叫着飞过。如今鸟岛为了保护原生态环境,附近已经新种植了320亩的杂树花卉,其核心区近60亩,加上周围林带近千亩。

当然,传说中的“岛主”陆凤奎就住在这片茂林里面。“每年清明谷雨至霜降期间,都会有许多候鸟栖息在此地。受父亲喜欢鸟儿的嗜好影响,我自搬到这里就再

也没搬过家。”陆凤奎老人向记者介绍,除了种树护鸟,老人和附近的村民定下了“爱鸟约定”——禁止任何人到此狩猎。

## 继承:每天都在“朋友”面前守着

“现在的鸟岛,原本是一片荒芜的河滩,沛河以前是在我家门口拐弯的。上世纪60年代,为了防止自己的家被沛河冲毁,父亲陆学塘和乡亲们一起将家门口的沛河改道,为了防止水土流失,又沿着沛河河道种树固土。”陆凤奎告诉记者,此后经当地村民不断培土种树,才慢慢形成一个小岛。

“从1980年起,父亲就开始看护这个鸟岛。那时很多鸟儿都飞到这里过冬,一些人就开始用气枪打鸟,掏鸟窝,抓小鸟。为了看护这些‘朋友’,父亲每天就开始在那里守着。”陆老告诉记者,他们当时经常半夜起床,劝告持枪打鸟的人。

“有时候很危险,对方不听,还拿着鸟枪吓唬我们。”陆老告诉记者,经过一家人

不断努力劝说,当地目前慢慢形成了不去破坏鸟岛的习惯。

## 感悟:鸟儿相信我才来这里安家的

“1993年,父亲去世了,这个事情必须得有人来扛。”于是,陆凤奎扛起了“照顾”鸟儿的担子,这一扛就是18年。

自2002年国家倡导退耕还林政策以来,沿沛河河畔栽植了大量绿色植被,春来秋去,可鸟儿们就是不去筑巢,它们只选择这片绿岛作为家园。因此,在陆凤奎的心里,对鸟多了一份感情,一份感悟——“鸟儿是我的朋友,相信我才来这里安家的,我要好好保护它们。”

“随着鸟儿的增多,一些贪利的人,经常夜晚偷偷持枪带网,到岛上捕杀鸟类贩卖给周边的饭店。”据陆老介绍,前些年,他和老伴经常半夜三更起床阻拦打鸟捕鸟,多年来都是轮流看护。

据陆老介绍,特别是暴风雨过后,树上的小鸟儿被大风吹掉在地上,生命垂危,

陆凤奎常常和老伴捡起它们送回巢里。

## 深情:我们这辈子不会离开鸟岛了

长期以来,对于陆凤奎的爱鸟护鸟的行为,很多人不理解,他们都会说:“鸟儿们也不是你家养的,为什么不给捕杀?”为了不让打鸟捕鸟,他也得罪了很多人。

经过陆凤奎全家50年的“呵护”,如今河渚上种植有榆、槐、椿、杨、柳、棠梨、银杏、桃、李等树种,荒芜的河渚变成了竹树环合隐蔽日月的绿岛。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物,吸引了白鹭、灰鹤、白鹤、白头翁、灰喜鹊、啄木鸟、斑鸠、画眉等20多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,渐渐地这里成了“鸟的乐园”。特别是每年农历三四月间,白鹭等大量候鸟不远千里飞临鸟岛,在秀林高树上筑巢安家,产卵育雏,繁衍后代。

就在采访要结束时,记者问及老人是否想过离开这里,老人深情地说:“和鸟有这么多年感情,我们这辈子是不会离开鸟岛了。”